潍坊日报
十笏园
SHI HU YUAN
2023年7月21日 星期五
责编 王琦 美编 李明霞 校对 陈红霞

时光里的相片

◎胡德强

我的第一张相片，是姊妹兄弟四人的合影。是年，姐姐最大，不过十二三岁。妹妹最小，年方三四岁。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具体日期，连母亲都已不记得。

坐标：山东五莲方城。

我们站立的地方，是村小学后的一条东西向土路，路北一弯小沟渠，常年流水，向西注入潍河支流——方城河。沟渠北岸杂乱生长着十几棵青翠欲滴的柳树，树北一片菜园，一道用枯枝扎成的栅栏守护着园里的青菜。

我曾不知柴米贵地问母亲："为何不照单人的？"母亲说："哪来的钱！你不知道那时照相有多贵。单人照要1元钱，四人合影8角，只给一张。"我又问："为什么只我们四个，你去了哪里？"母亲说："加一个人就不是8角了，要1元钱，我舍不得多花这2角钱。"

如今，1元钱，在常人眼里算不得什么。可是，那个年代，一个壮劳力，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，折算下来，也值不了几角钱。家里日常用度的油盐酱醋等零花钱，全指望着那几只下蛋的母鸡。

春天一到，村里必定出现挑着担子卖小鸡的人。买小鸡没有现钱不要紧，可以赊账，秋后，卖小鸡的人再来挨家挨户收账。赊小鸡的人家都挺讲诚信，没听说谁家赖了小鸡钱。

卖小鸡的人找到一块宽阔地，用约半米高的窄席围成一个圈。这种用扒下的高粱秸秆外皮编织的窄席，和家家户户炕上铺的席没什么两样，只不过一个宽大、一个窄小而已。席子颜色红白相间，光滑无比，非常漂亮。遗憾的是，现如今，村里人大部分不再睡炕，这种漂亮席子正在一点点消失。等把小鸡撒进去，村里人便围着席圈慢慢挑选起来。母亲每次都精挑细选，专挑着小母鸡选，只为长大后可以下蛋。有了鸡蛋，就能换来油盐酱醋。

喂小鸡最初要用小米，只为小鸡存活率高。小米可是缺货，人都舍不得吃，虽如此，母亲还是把家中不多的小米挤出一些来喂小鸡。等小鸡长大一些，就不再喂小米，而是把白菜帮子等菜叶一一剁碎，拌上玉米面，喂给小鸡吃。几个月下来，小鸡慢慢长大，开始下蛋了，可鸡蛋不见得天天有，家里的日常用度依然紧张。

父亲在外工作，家中缺少劳动力。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，自然算不上壮劳力，一天下来，最多记个5分工。年底一结算，家里总欠着集体的钱。父亲微薄的工资，不足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。家里的日子就一直捉襟见肘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生活如此艰难，母亲硬是拿出了8角钱，为我们四个永远留存了一张那个年代的影像。我不知道做这样一个决定，母亲需要往自己的心里打上多少道皱褶。

相片当然是黑白的。那个年代，别说乡下，就算是县城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彩色相片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这样说不免绝对化。彩色相片应该还是有的，只不过是那种用彩笔在黑白片上一笔一笔涂抹而成。这种"山寨版"的彩照与正宗的彩色相片相比可差远了。

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起，"老相片"又时兴起来。家中这张半个世纪前的相片自然是船随水涨，身价倍增起来。

相片躲藏在相册一角，模样不曾有过丝毫改变。母亲多次说，相片太小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放大。我每次都痛快答应下来去问问，可转身就忘了。

今年孟春，母亲问："相片能放大吗？"我说："能！"母亲说："那你啥时候去放大放大？"面对母亲的问话，我心里不免一阵愧疚。

我知道，有些事情不能等。我立马拨通了我的学生徐勇的电话，他有一家经营了多年的摄影馆。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，他的技术一流。

徐勇爽快答应下来，让我去摄影馆。

老师的相片，当然更上心。徐勇亲自上阵。相片已陈旧，放大后，斑点再也无法掩饰得住。他一边修整一边对我说："老师，只去掉斑点吧，就不给你加美颜了，保持原生态，才是最好的纪念。"他这样提议，我当然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。

半小时后，5张新洗的大相片摆在了我面前。徐勇不收我的钱。尽管没有多少钱，可我心里热乎乎的。我知道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敬意。

我问徐勇要了电子版，用微信发给姐姐、哥哥、妹妹。他们看着放大后的相片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姐姐说："这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合影，很珍贵的，要好好保存。"我说："找个时间，我们和母亲一起补一张合影。"

当年，因为钱不够，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合影。这样的遗憾，一定永远伴随着母亲。如今，我把相片放大了，母亲照样很开心。母亲拿着放大了的相片，戴上老花镜，仔细端详着她的每一个儿女，嘴角露出了笑意，眼角溢满了爱意。母亲看了又看，始终不舍得把相片放下。

这唯一的相片，能留存下我们那个年代的影像，却留不住时光的脚步。时光不为谁停留，注定要流转到下一个年代。

诗影潍坊

乘凉

◎于金元

在五月，我就看到了
六月火热的前额
外面的欲望涂上了火辣辣的温度
车轮滚滚，飞扬的尘土闪着火星

六月，雪线退得很高
清凉融化了，沉落到河底
风扇疯狂地扇着自己
空调伸着舌头，喘着粗气

树说着绿色的话
风儿蝴蝶般飞舞
绿色的思想
和火热对峙

汗珠，从身体里跑出来
避暑
我打开书，在句子里
乘凉

《梦》

摄影：孔祥秋
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潍河湿地公园

瞭望一座湖

◎钟读花

眼前，是一座湖，湖不大。一道河，在此弯曲、回旋，便形成了这座湖，经年下来，原生态地存在着，风景大好。

每天晨练，我都要从它身边经过，每次经过，我都会在岸边站立一会儿。尽管，四季风景各异，但若论风景之美，还当属夏季为最。

近岸，是芦苇，芦苇稀疏，也不高，所以，站立岸边，就挡不住瞭望的视野。稀疏，也是一种美，芦苇稀疏，风吹芦苇的那种飒飒声，就显得格外清脆；芦苇稀疏，就能透过缝隙，看见苇丛中的景象种种。比如，一两只觅食的水鸭；一群游弋的小鱼儿；一只在苇丛中跳来跳去的苇鸟儿，那鸟儿极小，在苇丛中，上蹿下跳，宛若星点闪烁，照亮苇丛幽深的绿。苇叶上，还会栖落蜻蜓，栖落蝴蝶，有时候，蜻蜓会大片大片地栖落，满苇叶上，都是红红黄黄的蜻蜓，景象颇为壮观；蝴蝶，就不同了，总是三两只，不会太多，蝴蝶很大，红黄色的翅翼上，布满一个个的黑点，像一只只暗夜里的眼睛，所以，虽然只是三两只，却依旧醒目，尤其是在夏日的早晨，很是有一份璀璨的闪烁感。若是蓦然受惊，蝴蝶飞起，翩然而去，也给人留下一份迷人的从容和优雅。

苇丛向里，紧挨着的，便是一片荷。

盛夏时节，那一片荷，生长得正旺。荷叶亭亭如盖，大如斗笠，色翠碧，深浓的绿，如这个夏天一样黏稠、厚重。荷叶上，有水滴凝聚、滚动，清风一吹，一些水滴就滚落水中。于是，骤然传出一片纷然的滴水声，于是，在你的凝视下，荷叶边上的水面，就荡起一个个柔软的小涟漪，似心湖荡漾，醉人心意。一些荷叶的中心，还会趴伏着一只青蛙，脑袋微翘，一双鼓凸的眼睛，滴溜溜地注视着周围的景象，仿佛随时都会跃身于水中。

一只蛙，俯身于一片荷叶上，就是一个特写镜头，是这个夏晨最生动的特写镜头。

荷花很多，荷花亭亭，那姿态，真个是挺拔、灵秀。早晨的荷花，半开半合，"抵达"一种美的极致。曾国藩形容人生的最佳状态——"花未全开月未圆"，确然也。早晨的荷花，似乎就是在生动地演绎着曾国藩的这一生命诠释。

半开半合的荷花，随风摇曳，像一场梦，在迷幻的世界中，绽放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阳光普照，光线如洒金，在荷上流淌、跳跃、闪烁，颇有一种流光溢彩的绚烂感。随着太阳热度的提升，半开半合的荷花，大多缓缓开放，于是，你的眼前，哗然一亮，你会觉得这个夏日的早晨，简直是灿烂极了，明媚极了。

熏风吹拂，荷塘浮荡，荷叶拥挤如卷。叫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汉乐府的那首《江南》曲："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……""田田"是怎样的一种茂密和繁盛？怎样的一种鲜碧和浓郁？

夏日的早晨，一片荷田，就是一派鲜亮，就是一脉馨香。

湖，中心处，水极深。常常见守湖人，划一条小船，在湖心游荡。波光潋滟，晨光下，划船的守湖人，像一道明灭不定的霞光，在湖心闪烁。湖心处，有几根枯树枝，偶尔，会见到一只大鸟，栖止树枝顶尖处，左顾右盼，或者顾盼自雄一会儿，然后，霍然飞走，飞向远天深处，给人留下一份嗒然若失的迷茫。

湖的对岸，是一片森林，树木以杨树居多。

白杨树，高大、葱郁，婆娑出一片浓碧的天地。树枝上，栖止着一些白鹭，鹭鸟儿嘎嘎嘎地叫着，声音嘹亮、清脆，听着，就感觉这个早晨，格外响晴。鹭鸟儿很少安静下来，总在飞翔，也飞不远，绕枝飞翔，或者环树飞翔，至多，也就是在湖面上盘旋一阵，然后，再栖落在白杨树上。

白鹭飞翔的时候，大大的翅膀铺展着，白净、明亮，晨光映射，仿佛满天空都散溢出一种耀眼的白，亮人眼目。

我站在岸边望风景，望那一湖的风景。风景，是有层次的，是多彩的，是生动的，是丰富的——这就是一座湖的自然生态。

我站在岸边望风景，湖，美丽着我，感动着我；我，也点缀了湖，或许，还风景了湖。

鸢都之韵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〔中吕·山坡羊〕

林下种植羊肚菌

◎张恩勤

白杨林立，顶天柱地，排排有序枝疏密。小棚支，蕈菇奇，黑白相伴土肥恣。羊肚菌鲜人爱吃。林，挺秀直；菌，林下植。

〔双调·水仙子〕

诸城马耳山国家森林公园

◎王树鹏

云如玉带绕山巅，翠色悠悠离闹喧，野花绚烂蓝湖畔，疑身仙境间。觅佳词、追慕坡仙。坐赏林涛涌，闲看白鹭翩，真个超然！

〔双调·水仙子〕

万亩黑松林

◎张全进

黑松万亩覆山峦，白鹤千只寄树端，涛声阵阵传山涧。青山排闼间，借清风把酒言欢。心无念，身自闲，逆旅人间。

〔中吕·山坡羊〕

林都四季

◎刘汉泽

春观花绽，冬游雪灿，夏天避暑同声赞。水流丹，树斑斓，林都秋季多柔曼，野味丰珍尝大餐。山，入画间；人，已忘返。

〔双调·水仙子〕

赞沂山万亩槐树林

◎范黎青

层层叠翠漫山栽，缕缕花香扑面来。蜜蜂结队铺天盖，殷勤将蜜采，氧吧幽绿色盈怀。游人醉，骚客嗨，美煞蓬莱。

又见槐米黄满枝

◎罗新海

盛夏早晨，漫步小城老街，路两边半搂粗的国槐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给人们撑起一道道绿阴。微风吹来，飘过阵阵熟悉的淡淡清香。抬头看，树冠上金灿灿的小花簇簇团团、层层叠叠，随风摇曳，点缀在翠绿的槐叶间，绽放出一树灿烂。噢，国槐开花了，又到槐米收获的季节了。

国槐，也称中华槐、家槐，是我国的古老乡土树种，分布广泛，种植历史悠久。俗话说"千年松，万年柏，不如老槐歇一歇"，演绎了古槐不死、枯木逢春的顽强生命力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爱槐、植槐、敬槐、咏槐，凝结成中华民族厚重独有的槐文化。魏晋繁钦的《槐树诗》云，"嘉树吐翠叶，列在双阙涯。旖旎随风动，柔色纷陆离"，足以看出诗人对槐树的爱怜。国槐广植皇家宫廷、街头巷尾、宅旁沟畔……

槐树的传说和故事源远流长。周代以来，槐与官结缘，《尚书·周官》中，槐树被称为"三公树"。成语"南柯一梦"出自隋末唐初淳于棼，大槐树下梦中的蚂蚁庄园。"槐花黄，举子忙"，自唐代，常以槐代科考，考试年头称槐秋，学子赴考称踏槐，考试月份称槐黄。《天仙配》中，"槐树做媒"传为佳话。槐与怀谐音，槐树又是念乡之树，明朝"洪洞移民"期间有首民谣，"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"，乡思乡愁之情溢于言表。民间还流传着"门前一棵槐，不是招宝就是进财""院中一棵槐，幸福自然来"等说法。北京、西安等许多城市将国槐定为市树。在传统文化中，槐树寓意着吉祥、富贵、功名和美好，成为一种华夏精神的象征，充满着神奇的色彩。

满地黄花满树蝉，又见槐米黄满枝。一年四季中，国槐最美是花开时。国槐与洋槐不同，花开七八月间，敢与争艳的百花媲美，将开未开的花蕾叫槐米，一旦花开就叫槐花了。采摘的槐米，要及时晾晒烘干，除去枝梗及杂质即为成品，可制作槐米茶，能做纺织染料，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材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都有确切记载。明代林大春的"呼童采槐花，落英满空庭"，宋代裘万顷的"槐花满地无人扫，半在墙根印紫苔"，描述了众童采摘和花落满地的情景，也唤起了儿时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们村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槐，我家就住在离古槐不远的地方。老槐树粗大挺拔，树冠如盖，如同一位尽责的沧桑老人，默默地为村民们挡风遮日。打记事起，老槐树的树心就是空的，树北面有一豁口，好像一门洞开，通过树心可以爬至树顶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爬上爬下，打闹嬉戏，有时又在树下惬意纳凉，听大人们讲过去的故事。每年最兴奋、最热闹的时候，莫过于采槐米了。我们爬到树上，或找一根长竹竿，一头绑上铁钩，把树枝拉低，一把一把将槐米撸下来，然后晒干卖给镇上的供销采购站，就可以换回小人书美美地品读了。有了老槐树的陪伴，我们的童年多了些许欢乐甜蜜的回忆。只是几经风雨变迁，昔日的老槐树早已消失在茫茫风尘中。

槐林漾琼花，芬芳醉万家。这美景，这花香，置身其中，再浮躁的心绪也会变得宁静起来。人世间的多少美好和故事，都蕴藏在国槐含苞待放的花蕾里。